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七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銑曰古

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

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遜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

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

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善曰思玄賦曰爰整

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櫪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

將遠適馬濟曰言路多疆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暴奸邪之人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善曰日而逆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

曰秋冬為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崇雲臨岸駭

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銑

曰崇高駭驚也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

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急絃無懦響

亮節難為音

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

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

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

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

眷我耿介懷

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

也 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

類相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五臣作險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

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 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

險故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

也 廣雅曰躡履也 向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 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翰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

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銑曰近求火必罹寒熱之患近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善同良注良曰尹

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
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莫煤
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攬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莫煤煙塵

也因拾煙塵孔子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傅毅七激曰閻

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
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
者弃恩舊也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
疑惑逐臣弃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

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

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

可懼

五臣作歡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

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獸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

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遜相祖述，故引之。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

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曰：淺近之

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齊曰 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飄

五臣作飄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

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向

曰飄飄遠行貌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

深

五臣作豁

谷邈

五臣作深

無

底崇山鬱嵯峨

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

峨

翰曰崇高貌也嵯峨高貌

奮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跡

涉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

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沙振舉也

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

五臣作焦

鮮藻寒水結衝波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

寘之寒水

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

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衝波水

結為冰也言經

寒炎而辛苦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

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

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

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往旗物色徽幟之屬

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

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

雲之聚如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善曰張衡鬪體賦曰飛鋒曜景秉尺

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

鳴箭也

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勝箭名

朝食

五臣作餐

不免宵夕息常負戈

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宵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

而長歎北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翰曰免脫也宵煢鏊也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

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無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

之以叙人代 苦辛之意

汎舟青山

五臣作川

渚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于泰

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

三荆歡同株四

鳥悲異林

善同良注 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

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

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

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良自古

悼別豈獨今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

何難 向

寄世將幾何日具無停陰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具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翰曰具日暮也無

停陰言日 月之速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以

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
何也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促促薄暮景疊

疊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

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 曷為復以茲

曾是懷苦心

善曰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

不深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行矣保

嘉福景絕繼以音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

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北上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良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艱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

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

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

凝冰結重澗

五臣作澗

積雪被

長巖

善曰爾雅曰巖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巖

向曰被覆巖山也陰雲興巖

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

猛虎

憑林嘯元猿臨岸歎

平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元猿素雌

銑

曰嘯嘯皆歡聲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寒

貌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離思固已久

五臣作矣

寤寐莫

與言劇哉行役人慙慙

苦

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

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慙恨不滿足之貌也濟曰莫無也慙慙憂不足貌言別離已久過

此苦寒故寤寐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

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朔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良曰陟升也候伺望者勁
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憑積雪

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

善曰繇遠也
向曰憑猶

登也
邈遠繇長也

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善曰獫狁匈奴
也毛詩曰赫赫

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亮信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

良曰
末德爭先鳴凶

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 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

敵相持必
有一傷

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

善曰李陵書曰薄
賞子以守節 銑

曰克勝捐弃也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

善曰漢書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郎

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也收取也

單于匈奴君也

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

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

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向曰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于橐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翰曰言念舊鄉而有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皆假言之念君久

不歸濡跡涉江湘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謂機也濡迹漬足也涉度也 向曰君

名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容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銑曰謂出見於 撫膺攜

客泣掩淚叙溫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

曰春秋言溫涼也 曰叙別離之歲月

向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

善曰毛詩

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親友多零落舊

齒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瑩篔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

王聘舊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耆老也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

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鬱芒芒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貌

天道

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曰崇興替廢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

曰俛仰之間濟曰慷慨太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

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北印望晉都

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

之居也

向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貌

甲第崇高闔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嫋容脩態經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凰巢阿閣鄭

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翰曰甲

第第一宅也崇重闔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湛

晴川帶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曰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

濟 邃宇

列綺窓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窓又曰盧家蘭為

室桂為梁楚辭曰翦阿拂壁羅幃張銑曰邃深宇屋

也綺窓窓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即羅帳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兒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哀而作也論語

曰色斯舉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

人生誠行邁

五臣作過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

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客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粱

士營生與且博

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

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與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

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

宴安消靈根

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

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

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曰肉食者已慮

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

士賤之

齊謳行

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

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 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

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

冥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博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鷗

崇或為嵩非也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善曰左

曰冥昧極高之處翰氏傳晏

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

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

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海物錯

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濟同善注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

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

非一 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勃瀕游孟諸吞若雲夢者

八九於其胷中曾不帶芥漢書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

得十二馬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馬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

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
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倅

齊等也

良曰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

孟諸齊之澤名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惟師尚父時
惟鷹揚左氏傳曰李札請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
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於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曰恢大
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

言君者尊之也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
迭照四時代御王符

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
再虛翰曰迭迭盈滿也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

論語荷簣曰鄙哉硯硯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
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

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向同善注 爽

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荊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荊助革切 良曰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行行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銑曰行行

漸去貌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

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向同善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桑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

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

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

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雅門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美

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平聲

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

曰曼澤也 睒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

澤睒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

注曰翰毛也 翰曰目若玉

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

又曰巧笑倩兮

曰窈窕婉媚皆美貌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善曰論語曾點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

金雀垂藻翹瓊

珮結瑤璫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佩玉

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璿璫美玉也

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

方駕揚清塵濯足

洛水瀾

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

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
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善曰

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
良曰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南崖充羅幕北

渚盈軒

蒲田軒
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
銑曰崖岸也軒軒皆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

崖

五臣作岸

被華丹

善曰藻景華景也
景日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

向曰藻草也藻

馥

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善曰蘓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
日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翰曰馥馥香氣也揮
舉也泠泠謂箏聲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善曰列子曰秦

青撫節悲歌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
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

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良

曰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

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展

躡 銑曰九秋曲名七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善曰

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善曰

卞蘭

七妝曰翻放袂而赴節若游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

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鴻集鸞舞之狀

向曰迅急也驚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

五臣

源 善曰

為定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

乏或

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

可懼 善曰張衡七辯曰蝸蟻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

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良曰阿那柔

弱貌咸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

皆也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 之颺說文曰湍水疾

皆也

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良曰言事雖不

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

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鞢駟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路

輕蓋承華

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

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

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憑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齊曰佩玉之

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
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厲嚴

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

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

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向曰自謂亦與朝

廷之士有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邾遭程子於塗

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
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良曰傾蓋新相

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
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

守一不足

矜歧路良可遵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
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

規行無曠迹

矩步豈逮人

善曰揚雄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蘓子
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
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

詞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
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

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向曰

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
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 **將遂殊塗軌要子**

同歸津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翰曰津者會
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

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
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

五言 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向曰將前慕仙游冀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
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

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層城九重王母所

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

也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是謂慶雲良曰慶雲

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善曰楚辭

瑞雲也嵯峨雲盛貌

曰迎處妃於伊洛魏文帝詩白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

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于度求之

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

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

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

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

華 銑曰處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
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
是也興起也太
華即華山也
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

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
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中為湘夫人

也 良
肅肅霄善本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肅

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 翰曰肅
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 羅列 羽旗棲五臣瓊鑿玉衡吐鳴和善曰琴道雍門周

瓊鑿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
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

玄禮記注曰鑿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鑿在
軾和在衡 濟曰鑿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軌也皆在

於車 上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善曰思立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

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曰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

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善曰毛詩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逞興輕舉登霞倒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摠轡扶桑枝

五臣

作底 濯足湯

五臣 作賜谷波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摠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濟曰摠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

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

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祖而呈集翰曰羣

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

五言 向日前有
是篇其意相類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

地良曰遊往也日行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善曰言日

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

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

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

弦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

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

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遠期鮮克

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

希全矣希少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善曰爾雅曰延

長也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俛仰逝將過倏幾何間善曰莊子曰俛

仰之間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

也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但恨功名

薄竹帛無所宣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
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
迨 大
及歲未暮長歌承

我閑

善曰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

自察 濟曰迨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

五言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誦其地也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

人誦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

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繇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

娥齊后也善為謳
歌人皆採以為曲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

始請從昌

五臣作闔門起

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闔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向曰吳王闔閭立

闔門象天闔闔門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善曰吳地記曰昌門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闔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

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翰曰峨峨高貌飛閣高閣

也跨猶帶也帶通

重藥承游極回軒啓曲阿

善曰西京賦曰時遊

極於浮柱結重藥以相承軒長窓也言長窓開於屋之

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

今四注也 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回

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 藹藹慶雲被冷

冷祥

五臣作鮮

風過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

泠泠 翰曰藹藹雲貌慶雲瑞雲也
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

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
本也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

泰伯尊仁風仲雍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
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

波 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
故謂尊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

有後遜啓於吳
故云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
傳曰穆穆美

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
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 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
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

王迹蹟

五臣 顏陽九帝功興四遐

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
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
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 濟曰謂後來王道頽壞由

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
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

吳並 立也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
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
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

大皇帝富春人也頓下也 謂
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
之運徵符合應錄次相代也 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

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

姓實名家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

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敞曰從齊諸田豪傑名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

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

河者謂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善曰毛萇詩傳曰濟長久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

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濟曰濟濟衆盛貌滂沱充溢貌淑美難窮紀

商擢角為此歌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

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畧也言商度其粗畧也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

五言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

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銑曰言婦人哀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籬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濟

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被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鼃鼃遊乎華池 翰曰喻自家適人

發藻玉臺

下垂影滄浪

平泉

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
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

沾

五臣作露

潤既已渥結根與

且堅

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七莖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

向曰自謂沐

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

五臣作繁華

難久鮮淑氣與時

殞五臣作隕餘芳隨風捐

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

天道有遷

易人理無常全

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入理促兮

男懼智傾愚

女愛哀避妍

善曰莊子曰喜怒哀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美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

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君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

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良曰客遊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

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善曰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

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音

五臣作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

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啾啾翩翩飛貌倉庚鳥名啾啾鳥聲長引聲曰吟

向曰幽蘭盈通

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

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
覆也岑山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言女蘿蔓葛各有尋

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纒之鄭玄曰
葛藟纒而蔓之尋猶緣也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
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傷

哉遊客

五臣作客游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

禽

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

變故耳聞其悲詠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沉

言殊隔也若魚鳥之飛沉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 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列子曰 秦青撫節悲

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向曰觴酒器

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 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時無重至華不再陽

五臣作揚 善曰論

語摘輔象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濟曰言 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

以喻一生之中年一 哀者無復少年矣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 季春萍始生

鄭玄曰萍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來日

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

謂漸老也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良曰房即堂感此時

故不樂也 言思深也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曰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

豈曰無感憂為

五臣作與

子忘

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

我酒既旨我有既

臧 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有既嘉 向曰旨美有肉臧善也

短歌有

五臣作可 詠長夜無荒

善曰史記

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 吟猶詠也 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振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

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父也良曰六引古歌曲

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善曰廣雅曰聆

聽也

濟曰列筵謂四座也咸皆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

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禹會諸侯

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記

善曰尚書曰禹

於塗山故首稱也

敦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敦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
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翰曰禹理

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
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列宿炳

天文負海橫地理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
衡曰天晏列宿炳與晁錯新書曰齊

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
地理謂五土也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

文炳明負背也言後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善曰上
背海水橫鎮於地理 林賦曰

蕩乎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 良曰山峯連 漉池漚
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 漉池漚

粳稻輕雲暖松杞 善曰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
萇曰漉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暖暗

昧貌也 銑曰漉池廩水灌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田池也暖猶醲也杞亦木名

善曰兩京東西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向曰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

美艷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

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翰

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文曰雉積雉言高也飛燕五臣本作鷺躍廣途鷓首

戲清泚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騶淮南子曰龍舟鷓首毛萇詩傳曰泚

者也銑曰飛鷺良馬名鷓首舟名肆呈窈窕容五臣作客路曜便娟子善曰周禮

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

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自

來彌年

五臣作世

代賢達不可紀

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言不濟

能具記將略迷之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

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閭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曰吳伐越後句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

范蠡出江湖

梅福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故云
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

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善曰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

書拜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
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
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質春伯
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
梓必恭敬止向日旅獨也言獨為隱逸餘同善注
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
風不忘本也向日殫窮已止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
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銑曰

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
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
小山
名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善曰漢書曰主邑請召賓邑
自稱賤子 向曰賤子人之

謙稱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五臣募到

河源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
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翰曰寒鄉北

王也 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
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

垣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安樂侯范曄後漢書曰

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鮑曰李廣為輕車將軍從大

將軍擊左賢王 塞垣長城也 **密塗**五臣作途 **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善曰孔

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于吳晉侯

許之乃通吳于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 良曰亘長也寧歲無寇賊

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 **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温**善曰無寇亦歲七度奔命也

孟子曰既竭心思焉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 **將軍既下**曰春秋言温涼也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世部曲亦罕存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涕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

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
曲曲有軍候一人 翰曰下世謂死也 時事一朝異

孤績誰復論

善曰答客難曰時異事異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

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晉

五臣作腰 鎌 廉

刈葵藿倚杖收

五臣作收 雞 犬 善曰說文曰鎌

昔如鞬

古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鞬

即中淮南子曰置鞬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鞬上擬攻禽獸既老

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 鞬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徒結

五臣作積

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之 向曰念見弃之深

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

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

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蘧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功勞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云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編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魂也嗻帳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

五言國也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翰曰薊北門名叙征

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

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羽檄徵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

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

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間則分兵救之又朔方郡武帝開

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

大會蹕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劍而

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

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險峻處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也

簫鼓

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善曰易通卦驗

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馬毛

五臣作步

縮如蝟角弓

不可張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踉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

需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

忠良

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投軀報明主

身死為國殤

善曰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
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良曰

殤非命也言以死
報國矣豈為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
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范曄後

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

而無成故
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善曰

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
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

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吳鉤鈎類頭少曲白刃刀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五臣

作游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

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舊丘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善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阜南伊關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良

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闕也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

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雀駟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遠可並九軌故云九達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翰曰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善曰周易曰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襖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鐘陳鼎食方駕

自相求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

鼎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氏儀禮注曰方併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

而相尋

今我獨何為

苦感壤感懷

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

楚辭曰質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過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向
曰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

五言也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

地故叙去

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

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離聲斷客情賓御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皆涕零

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善曰訣與

決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善曰說文曰息喘也

向

也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

善曰左氏傳童謡曰鸚鵡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

杳杳以西顏

翰曰

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

遙遙行貌杳杳暮也

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

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紵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療饑葛非寒服言羈客衣食不

得其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

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長歌欲自慰彌起長

笑也

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

恨端

善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

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

盡節往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

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銑曰

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

阻阪也赫威貌為南方之威色

歸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汨仰視鳥鶩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

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向曰飛鶩熱陷墮水中

湯泉發雲潭焦烟起石圻

善曰

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
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
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敵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
礫而衡遊埤蒼曰礫曲岸礫與圻同 翰曰雲潭石圻
為湯泉焦煙者蓋熱之甚也
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溥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
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
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汨之時下潦上霧
濟曰敵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嵩地有漏天冬夏常雨

露不乾

丹蛇踰百尺元蜂盈十圍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
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

楚辭曰赤蟻若象元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銑曰皆南方有之丹亦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文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

五臣作病

行暉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
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蠱

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
詩義疏曰域短狐一名射影吹盡即飛盡也顧野王與

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
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

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障
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障五臣作瘴

氣晝熏體箇

周

露夜沾

五臣作雷

衣

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障氣

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瘴氣箇露四時不絕箇草名
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熱氣也饑

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善曰南越志曰管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

經之者殞晉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元豹霧雨七日
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翰

曰畏毒氣也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

五臣作腓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

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盛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

禍機

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

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

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

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兆也登

也升
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

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銑曰

言榮薄賞微危是國家報之輕也

爵善作財

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善曰韓詩

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名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綉從風而獎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

希望也

白頭吟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濟

曰疾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

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 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

其絮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東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 向曰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

而君疑恨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 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玄曰道

絕者弁恩舊也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善曰李元載銘曰山

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疊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疊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

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為如丘山之大大不可勝載食

苗實碩鼠玷

五臣作點

白信蒼蠅

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使黑

翰

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息鷓遠

成美薪芻前見陵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

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瀉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責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濟曰鳧亦鷓類故連言之汲黯曰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

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

稱

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

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

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林堯

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

班婕妤好而寵趙飛燕益用嗟嘆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

招後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

尚書曰貌曰恭良曰假如深心相

賞猶難恃也美貌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

獨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向曰膺背也

放歌行

五言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翰曰叙放臣之心也

蓼來鳥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排

小人自齷齪

初

安知

曠士懷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漢書酈

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荷禮也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

心亦猶蓼蟲不知葵藿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

有德者不與己同陰共排斥耳蓼辛菜葵莖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貌

雞鳴洛

城裏禁門平旦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善曰

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茲飈與茲同古字通也

七啓曰華組之纓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

結聚埃塵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

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銑曰鍾鳴謂暮也

夷世不可

逢賢君信

五臣作言

愛才胡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善曰郭象莊子

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犖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歲

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向曰夷平天君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草萊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

事則不比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 豈

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

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

以待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貌若逢明

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 言學仙也

家世宅闕輔勝帶官

五臣 作官 王城

善曰闕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

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

都情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 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

盡已 知之

倦見物興哀驟覩俗屯平

善曰周易曰屯難也 濟曰驟頻也

翩翻

類迴掌恍惚似朝榮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

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濟曰翩翻恍惚謂
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窮

塗悔短計晚志

五臣作至

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

曰齊戒六丁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圓郭象曰

任其自聚非圓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

經 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

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

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

九轉金液丹法籥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

善曰莊子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銑曰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

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佩謂去

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

暫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善曰神仙傳若

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

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翰曰齡年也

鳳臺無還駕蕭管有遺聲

善曰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蕭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蕭聲阮籍

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翰曰有簫
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詞其上每有簫管之聲

何時

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也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晁也良曰一從

仙遊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鏡歌黃

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肫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

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

王居佳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淥作綠水迢遞起朱樓善曰

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

秀之華英翰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善曰吳都賦曰飛甍并互

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向曰飛甍屋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凝茄

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善曰徐引聲謂

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

西京賦曰龍輶華轍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銑曰凝茄其聲疑咽也疊鼓

其聲重疊也笳蕭也翼扶也華輶謂刻畫車之轅也
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
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

寄哀音焉

挽歌詩五言

繆伯

善同翰注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

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
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
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
之中野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曰親之生
也生之高堂之上其

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
地中故言黃泉也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
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良曰虞淵日出處言人
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

造化雖

神明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
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尸子

曰其生也存 銑
曰我為亡者稱也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

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

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

善曰毛詩曰星

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

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輜車上下於山阜之間

龍荒被廣柳前驅矯

輕旗

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惟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

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

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

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今之祧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繒

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濟曰禮記

云飾棺君龍帷屋容黼慌慌蒙也前驅舉旗以引路將

也

啓殯

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

殯宮良曰嘈嘈衆

中闈且勿謹

五臣作誼

聽我薤露詩

善曰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

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一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

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
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韃露送王公貴人蒿
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
歌也銑曰代歌者言薤露蒿里古挽歌詩

死生各

異倫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平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
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
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 翰曰倫
理祖始亡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舍爵兩楹位啓

殯進靈輜

音而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輜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

之期也說文曰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
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
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輜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

初靈輜喪車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欲餞于禰濟曰

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無歸期

惟衽五臣作衽

曠遺影棟宇與子

辭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

周

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

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

翼翼飛輕軒駸駸

楚策素騏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駘載駘駘駸駸又曰有騏

馬也翼翼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樞也騏良馬名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

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

櫬楚觀側念我疇昔時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濟

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

濟曰詩云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

女夷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為殞 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殺子不能致焉 舍

言言哽咽揮涕涕

五臣作淚淚

流離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

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 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

向曰含言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恨也翰曰惆悵痛也泰通也

素駢佇轎軒元駟驚飛蓋

良曰駢駕也駟四馬也

輜車喪車也佇立驚馳也皆奠之儀注也

哀鳴輿殯宮迴遲悲野外

善曰儀禮曰遂

適殯宮也迴遲迴轉遲留也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輿帶

善曰周禮曰魂輿

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銑曰魂輿魂車

也中有平生冠帶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

善曰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者之旆

悲

風徽五臣作鼓行軌傾雲結流藹

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

集略曰藹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

翰曰悲風者聽

曰傾雲結聚
流行藹蓋也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

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濟曰振舉策鞭也靈

墓也遊往也言從此

一往無復
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

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廓向曰重阜重岡阜

也崔巍高貌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

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 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

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

曰玄體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齊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

廣

五臣作壙

宵何寥廓

大暮安可晨

善曰張與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

可晨不可見明也

人往有反

五臣作返

歲我行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

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

無歸生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

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

瘞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

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
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平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
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

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珎昔者所
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興舉
豐肌饗螻蟻妍骸

善作
姿

永夷泯

平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
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
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

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
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壽

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
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

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
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 翰曰壽堂祭祀處
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

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

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魑魅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又曰假寐永歎 向曰 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

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銑曰茫茫廣大貌蕭蕭風吹聲

嚴霜九月中送我

荆軻歌

七言并序
好讀書擊劍之燕

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
濟曰史記云荆軻衛

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尅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於

易水上

善曰崔實四明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高漸離

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

善曰鄧晨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

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

良曰高漸離筑樂器名

曰五臣作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

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

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

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幼漢書注曰助行酒也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幼漢書注曰酣洽也

上擊筑自歌

曰五臣無曰字

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良曰扶風地名蓋

古曲也混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

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谷故因言山也

左手彎

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

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

晉被胡虜所逼
意欲掃滅之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

曰顧向白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

據鞏長歎息淚下如

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鞏高岳頭

翰曰發去岳山也

烈烈

五臣作列列

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

能言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表譚書曰聞之哽咽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

出也浮雲為我結歸

五臣作飛

鳥為我旋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浮雲為我陰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戀宮闕也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善曰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

推藏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
藏 向曰慷慨歎聲也推藏憂傷也

麋鹿遊我

前猿猴戲我側

翰曰羨其
遊戲得志

資糧

五臣
作糧

既乏盡薇蕨安可

食

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 濟曰蕨薇藥菜名安何也

攬轡命徒侶

吟嘯絕巖中

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
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夫

子故有窮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
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

在陳絕糧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

厄此自
慰之詞

惟昔李騫

五臣
作愆

期寄在勾奴庭忠信反獲罪漢

武不見明

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
過也騫與愆通也 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

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逝將立功故引我欲競作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

陳令心傷

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

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迷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翰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曾及

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

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輩載濟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好同輩此皆謂寵盛之時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

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向曰歲暮

飈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哀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

魚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誦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誦罪誦古則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

鮒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光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卑寒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向註同賤妾終五臣作恩已矣五臣作畢君非安陵疑陸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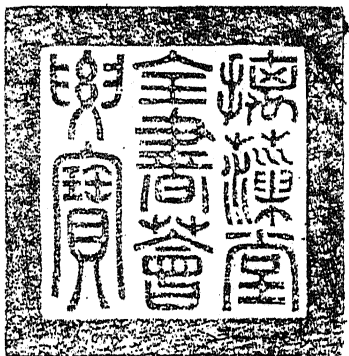
子定焉如

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穆天道其焉如翰曰言我哀

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何如也



文選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蒼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八

集部

文選卷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五言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
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

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
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

上 向曰不知時代又

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銑曰此詩意為忠臣遭

佞人讒譖見放逐也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善作一天涯音宜善曰廣雅曰涯

方也 曰涯畔也

翰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

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

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於北越鳥來於南仰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

翰曰胡馬出

相

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善曰古樂

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 文子曰日月欲

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古楊柳行曰諶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
護侯之臣也言侯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

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

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善曰鬱鬱茂盛也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

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

善曰草生

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牕牖也廣雅曰羸容也盈盈與羸同古字通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樓上

言居危苦當窓牖言潛隱伺明時也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善曰

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翰曰

娥娥美貌纖纖細貌
皆喻賢人盛才也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

善曰史記曰趙

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濟曰昔爲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爲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

人征役也婦人此夫爲蕩子言夫從征役
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
蕩子行不歸

空牀難獨守

善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
翰曰言君

好爲征役不止雖有忠諫
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

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
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銳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

連宴樂
之理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

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客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斗

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良曰人且以相厚爲本

不爲輕薄者也驅車策駑馬遊戲宛

與洛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

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

帶自相索

所格反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向曰鬱鬱

盛貌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

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兩宮遙相望雙

闕百餘尺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雙闕闕名

極

宴娛心意戚戚

五臣作感感

何所迫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翰曰言於宮

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逼迫哉戚戚憂思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善曰陳猶說也向曰此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

也任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良曰奮起也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

言不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

人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善曰所願謂富貴也翰曰齊心同

志願得知音包舍此意
俱未見申謂未達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颺塵

善曰尸子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方言曰奄
遽也爾雅曰飄颺謂之焱爾雅或爲此颺 銑曰奄忽

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向

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
進也要路津則人出入由之

無爲守窮賤軼

五臣作坎軼賀

長苦辛

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輻輳不遇也軼與輻同苦閤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 翰曰此

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
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言高也

交疏結綺窓

阿閣三重階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

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良曰交通而結縷文綺以爲窓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

上有絃歌

聲音響一何悲

善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

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

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

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濟白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爲此

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矣餘同善注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賦曰吟清商追流徵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

一彈再

三歎慷慨有餘哀

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不惜歌

者苦但傷知音稀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

向曰不惜歌者

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

願爲雙鳴鶴

五臣作鴻鶴

奮翅起高飛

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充亡願爲此鳥高飛於四

海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善曰

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爲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將爲辭贈遠之美意

也

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漫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

秋女工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居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

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翰曰玉衡斗柄也
白露霑野草時節

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

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元鳥歸鄭
玄曰元鳥鶯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
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元鳥者此明實候故以
夏正言之 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

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鶯
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

羽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詩外傳蓋
翻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向曰同志

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
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

遺跡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闕且語
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 翰

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
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烏格反 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
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睨彼牽牛不以服

箱 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輓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

良無盤

五臣作磐

石固虛名復何益

善曰

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 磐石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

山之阿 翰曰冉冉漸生進貌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

泰山衆山之尊夫者與君爲新婚兔

五臣作菟

絲附女蘿

善曰

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濟曰菟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兔絲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善曰說文曰陂阪也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思君令人老

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已盛顏之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善曰

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善曰爾雅曰亮信也濟曰言君執貞高

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爲愛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中五臣作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遺所思涉江采芙蓉詩曰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

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馨香盈懷袖路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

遠莫致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向曰思

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此物何足貴

善作貢

但感

別經時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為榮貢或作貴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善曰毛詩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又曰維天有漢監亦有

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

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

貌
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善曰韓詩曰織織女手可
以縫裳薛君曰織織女手

之貌 銑曰織織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
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終日不

成章泣涕零如雨善曰毛詩曰不成報章又曰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 向曰終日不成章喻

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爲君所見知不用於時
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

亡
也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莫白切
五臣作

脉脉不得語善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
見也 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

何也盈盈端麗貌脉脉自矜持見喻端麗之在一水
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

得啓
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

四

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兒盛

也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向曰言物皆去故而

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

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

立身謂立功立事也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

以爲寶

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

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爲化滅矣將求榮名

以爲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爲美也

東城高且長委迤自相屬

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以望
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

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萬物城可以居
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寬遠也迤迤長遠

也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爲號
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自臣

而出故云迴風動地起秋草既衰
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也萋盛兒

四事更變化歲暮一

何速

善曰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
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翰

曰此亦寄情於政
令數移之速也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善曰毛詩
曰鴉彼晨

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
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
轅下駒濟曰晨風鷹鵠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
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詩篇名也言君局促

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良曰君當去讒

佞行威惠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諂不止是自結束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

玉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名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翰曰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

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爲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謂

志慕明也理清曲謂修學業也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向曰響悲謂悲君左右小

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

馳情整巾

善作中

帶沈吟踟躕

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曰踟躕住足也踟躕與踟躕同翰曰整其衣

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
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兒

思爲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良曰燕馴善之鳥故人臣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河南郡圖經曰東有

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

白楊

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

善曰白虎通曰

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颭颭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

謂墓中潛寐

五臣作寐潛

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

立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銑曰寤覺也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善曰神農

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翰曰浩浩流兒陰陽

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善曰如寄已見上文 良曰忽

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堅也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

仙多為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為之雖聖賢不能度越此分也 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

也紈羅素白也

去者日以踈生者日以親

以五臣作已生五臣作來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

生者彌踈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兒故踈也歡愛終日故親也

出郭門直視

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

死生異別終始異居銳曰薪柴樵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

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翰

曰或由人事迫窄或遭亂國故爾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

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爲憂也

晝短

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五臣作游良曰秉執也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

來茲 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未來茲美來

愚者愛惜

費但為後世嗤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 翰曰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為費用一朝所滅為後

世所笑

仙 善作山

人王子喬難可與

五臣作以

等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

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難可與之同為不死也

凜凜歲云暮 螻蛄

妻孤

夕 鳴悲

善曰說文曰凜寒也毛詩曰歲聿云

暮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為螻廣雅曰螻蛄也 銑曰螻蛄寒吟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

涼風率

已厲游子寒無衣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

禍何以卒歲良曰厲嚴也

錦衾遺洛浦 同袍與我違

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

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處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
我相違也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五臣作歡

枉駕惠前綏

善曰良人念昔之惟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

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投綏御輪三周翰曰婦人呼

夫爲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惠投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爲婦駕車投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投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綏條繩也願得常巧笑

攜手同車歸

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古詩曰不念攜手好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曰攜手

同歸向曰同車爲御願得常愛既來不須臾又不處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重闈

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

閨門也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

五臣作陵風飛

善曰爾雅曰晨風鷓也莊子曰鷓凌

風而起 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 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

眇眇以適意

引領遙相睇

濟曰眇眇邪視也言邪視以寬適其意引領遠相望也睇望也

徙倚懷感

傷垂涕霑雙扉

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力失反 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

良曰慘慄寒極也 此詩婦人思夫也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向曰愁多不眠

故知夜長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

善作

兔缺

善曰禮記曰地乘陰竅於

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 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兔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喻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善曰說文曰札人盛衰不常 牒也 銑曰札

筆也 謂書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

置書

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

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向曰言置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 一

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抱區區懼夫之不知察也 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善曰說文曰綺文繒也。翰曰綺羅之類。

相去萬

餘里故人心尚爾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也。良曰相與雖遠故心

尚爾然也

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濟曰綺上文綵爲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

意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

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綉切。翰曰言被中著絲謂長相思絲絲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

意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

可不留意也。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善曰毛詩日月出皎兮。曰羅綺爲帷。故曰羅牀帷。銑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也濟曰徘徊緩步於月庭也

客

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

翰曰

以解我愁

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彷徨行延旋

心不安兒

引領還入房淚下

五臣作下淚

霑裳衣

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

領西望曰

庶幾乎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

李少卿

善曰漢書曰陵少時爲侍中建章監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翰曰漢書云李

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爲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

故贈此詩五言
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
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古詩

曰既來不須臾楚辭
曰何須臾而忘反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善曰周
語申胥

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
又曰搔首踟躕 翰曰屏營志恐懼也

仰視浮雲馳

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善曰言浮雲之
馳奄忽相踰飄

飄不定逮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
飛薄亦爾 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

風波失所各在天之
一角相去彌遠也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善曰禮
記君子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敘言也

欲因

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
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

遠遊

良曰陵自言欲以賤

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善曰琴操曰鄒虞者鄒國之
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

失嘉會 濟曰言一日不
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

臨河濯長纓念子

五臣作別悵悠

悠

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
感逝川故增別念也 向日纓衣領也濯之者自潔

之意悠
悠遠兒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銑曰酬
謂酬酢

行人懷往路

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善曰毛萇詩傳
曰懷思也毛詩

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經絲之兒也
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

翰曰言行人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子兮何之也良曰河梁橋也

假問遊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

徘徊蹊路側恨恨

五臣作恨恨

不能辭

善曰廣雅

曰恨恨恨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

向曰蹊道也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以相思之意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

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善曰周易

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顯白首兒也皓與顯古字通

銳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為期也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

善曰武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銑曰漢書云蘇武字

子卿京兆人此

詩別從兄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

古詩曰結交莫羞貧良曰結交爲友情亦相親因親也

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

火也 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爲行路之人相踈者也

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

身

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

昔爲鴛與鴛今爲參與辰

善曰毛詩曰鴛鴦于

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善曰淮南子曰

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

惟念當

離別思情日以

五臣作己新良曰念離別之後相

鹿鳴思野

草可以喻嘉賓

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向曰鹿鳴詩篇名食

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也

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翰曰遠人願

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濟曰願行于少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

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貌言相思未去

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依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依依思戀之貌也

向何

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

善曰雙龍喻己及朋友也 銑曰言鳥尚如此何况我之羽翼

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

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

泠泠一何悲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

頤篇曰吟歎也 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爲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

絲竹厲清

聲五臣慷慨有餘哀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

曰慷慨有餘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

濟曰

聲高也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善曰古詩曰清商隨風發宋玉長笛賦曰吟清

商追流徵翰曰展中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俛仰內傷

心淚下不可揮

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父

也天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淚也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

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

善曰

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民

矐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嬀婉之求向曰征
此詩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嬀婉歎好貌

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善曰毛詩曰蹢蹢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

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參辰皆已没去去從此辭善曰

已没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善曰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

勵兵效勝於戰場

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

善曰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古

詩曰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翰曰言以淚爲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

努力愛春

花莫忘歡樂時

善曰春華喻少時也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歡樂之時

濟曰武勗其生

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銑曰此言入於匈奴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善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兒

也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

芬五臣作芳馨良夜

發隨風聞我堂

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憎戀本也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

於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

五臣作凝霜善曰漢書武帝

大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

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善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

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

山海隔

五臣作隔

海

中州相去悠且長

善曰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
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

嘉會

難兩遇歡樂殊未央

善曰嘉會
已見上文

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

光

善曰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
以往來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

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
美隨其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

翰曰時為太史令主
天文玄象故稱機密

陽嘉中出為

河間相

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
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

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云改元嘉七年為陽嘉元年
 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
 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
 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
 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做狠不
 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翰曰謂河間王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

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
 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

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濟
 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

兼也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
 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

民竦息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
 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明也

姦猾

五臣作
 奸猾

行巧劫

皆密知名

銑曰獨亂也行巧詐
 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

向曰
 下命

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爲擒繫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銑曰出河

間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

良曰謂政教衰

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鬱鬱不得志

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

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

爲四愁詩

五臣有依字

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

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

濟曰霧氣也

思以道術相

報貽於時君

良曰貽遺也

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

其辭曰

一思曰

翰曰愁言思者愁出於思故也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

父甫艱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

郡又武帝登封泰山之梁父良曰太山東岳也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譏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

山下小側身東望涕霑翰平善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章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美人贈我金錯刀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

何以報之英瓊瑤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

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向

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

也下文類此者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為懷憂心煩勞善曰以此意推之

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
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
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煩
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善曰漢書曰鬱林郡

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托思明君矣 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側身南望涕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歔歔而沾

襟 美人贈我金

五臣作琴

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善曰尚書禹貢曰厥

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莫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

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

路遠莫致倚惆悵

平

何爲

懷憂心煩傷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善曰漢書曰天水郡

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阪九曲不知高幾里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

行化之所故思之歧西側身西望涕霑裳

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

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善曰蔡邕獨斷曰侍

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路

遠莫致倚跼蹶何爲懷憂心煩紆

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

也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翰曰跼蹶行而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

善曰漢書有鴈門郡

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北帝顛項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貌

翰曰鴈門郡名在側身北望

涕霑巾

善曰說文曰佩巾也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善曰錦繡有五采成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

憂心煩惋

善曰楚辭曰忤增歎兮如雷

雜詩

五言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翰曰典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

日暮游西園奠寫

五臣作寫我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

曲池揚

素波列樹敷丹榮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銑

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

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良曰

特孤也懷春謂感春而思倚侶喻人亦然

褰袪五臣作社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善曰

說文曰袪衣衿也衿音今濟曰褰舉也社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

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颭

五臣作飄揚

塵起白日忽已冥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向曰飄舉也風

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

違何懼不合弁

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聖君合弁其道以忠事之

雜詩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

善作相

填委文墨紛消散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恃文墨顧居臣上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

馳翰未暇食日

具不知晏

善曰王僧達荅顏延年詩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尚書曰自朝至于日

中具不遑暇食馳翰謂走筆晏息也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善曰簿領

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
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良曰事繁

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
謂文書也回回心亂兒

煩亂出爲游望也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
善曰楚辭曰乘白

弋鳧與鴈也鳧鴈皆水中游鳥
安得肅肅羽從爾浮
五臣作爾從游波

去聲協韻
曰肅肅飛兒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
銑

中以爲樂也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枹中
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
尚爲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

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古詩曰出戶獨彷徨毛詩序

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展轉卧不安免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

裳

善曰古詩曰白露霑野草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

俯視清水

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

上爲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

人在朝也從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善曰毛詩曰嘒

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

五臣作愁思緜緜思故鄉

善曰古詩曰絲絲思遠道
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善曰

葛藟與梁相張府君賤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
江河廣而無梁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

欲濟時而無人共也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翰曰

向北而思歸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善曰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
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

車蓋翰曰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
浮雲自喻也亭亭高兒車蓋言雲似也

惜哉時不遇適

與飄風會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

向曰

吹我

東南行行

善作南

行至吳會

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
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

銑曰雲隨風去至
於吳會謂伐吳也

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

復陳客子常畏人

善曰楚辭曰然輻軻而留滯
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
向曰

畏人謂吳
兵彊而退

朔風詩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爲東阿王在蕃感北
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善曰韓詩外
傳曰詩云代

馬依北風 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
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人同思

也 凱風永至思彼蠻方

善曰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
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

邊蠻方 濟曰東阿在魏南故自北於蠻方
在蕃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風思藩也 願隨越鳥

翻飛南翔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

四氣代謝懸景運

周 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
外馳周易曰懸象著明 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

謂終一歲也謝去 別如俯仰脫若三秋
懸景日也運行也 善曰毛詩曰一
日不見如三秋

今 向曰別兄弟俯仰之
問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 昔我初遷朱
作未 華未希 良

初遷謂遷出蕃時也朱
華未希言未凋落也 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善曰毛詩
曰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
稀同古字通也 銑曰旋還止至也 俯降千仞仰登

天阻 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郭林宗論
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官府幽絕 濟曰並言向東

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
喻時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

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毛詩曰載離寒暑 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

止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

衣與子同袍 銑曰言險事亦易爲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共被之義

子好芳草豈忘爾

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 向白子謂諸兄弟

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爲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君

不垂眷豈云其誠

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 蒼頡篇曰豈莫也 良曰謂文

帝信讒不垂眷兄弟豈可申其誠信也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言

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
之冬榮 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歇也桂樹冬榮

志不 移也 絃歌蕩思誰與銷憂五臣臨川暮思何爲泛舟善
曰

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日暮而
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
河 濟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
與同之日暮臨川而增思何以能爲泛舟言不能也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
非我鄰故不奏也 銑曰絃歌豈

無和樂蓋爲游 誰忘泛舟愧無榜班人善曰豈忘汎舟
非我鄉鄰也 以相從乎愧無

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
船長也 翰曰誰忘此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

情不濟故以榜人託
詞榜人行舟人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為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郢城思鄉

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

北林言狹北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善曰江湖喻小

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良曰此意思友人

也之友人也方舟安可極離

思故難任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向曰方猶行也

孤

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影

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善曰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翹猶懸也 飢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

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

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

起根本拔矣 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

何意迴

五臣 作迴 飈舉吹我入雲

中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焱 焱與焱同 向曰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

高高上無極天路

安可

善作何

窮 善曰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

登子若昇天路也 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輕也

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

戎

良曰蓬似客游遠從戎事心之警亂不定也

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善曰

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朝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翰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逸窄如此也非植真然蓋以刺時

去去莫復道

沈憂令人老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

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善曰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 銑曰綺縞素帛之

類繽紛

言亂多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善曰言憂甚而志亂 向曰言愁思多亂

故自晨朝執其機杼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 愁聲哀

至暮竟不成文章

故入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善曰良人謂夫也

自期三年歸

今已歷九春

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

繞樹翔噉噉

叫

鳴索群

善曰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輸曰噉噉鳴兒索求也鳥且求

羣而況於人乎

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銳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

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楚辭曰聞佳人

今台子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輸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朝游江北岸夕宿

瀟湘沚

善作日夕宿湘沚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向曰湘亦江水名

時俗薄朱顏

誰爲發皓齒

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穉朱顏又曰美人皓齒燿以粦

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也

侷

五臣作俯

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善曰

詩曰歲聿云暮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

既薄而不
用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

五臣作行遠

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爲

我仇

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

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

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
將騁萬里塗

東路安足由

善曰廣雅曰由行也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亦安足所由

於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

之江也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閒居可以養志毛詩曰

甘心首疾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閒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

五臣作仰櫺軒善曰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

憑也說文曰櫺榭欄也幸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遠望周千里朝

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

五臣作偷自閒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

不易之分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閒樂終無所成也

國讎亮不

塞甘心思喪元

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

今未滅甘爲喪亡之首以爲國也

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

怒撫劍從之太山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

魄將爲國申死力故赴之也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

慨言

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濟曰絃急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

也聆聽

情詩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

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爲教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偏

人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善曰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向

曰此各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

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

所歸薄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

之以嚴霜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

游子歎

黍離處者歌式微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

不歸翰曰游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

慷慨對嘉賓悽愴

內傷悲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

雜詩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善曰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向曰扇動除去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銳曰亮明隅

也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翰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

龍驥翼翼揚鑣踟蹰

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濟曰龍驥馬也翼翼飛

也揚鑣踟蹰緩行也言疾緩自任也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良曰肅

肅靜而獨行兒
造至廬宅也
光燈吐輝五臣
華幔長舒輪曰言宿友
張

燈帳也
鸞觴酌醴神鼎烹魚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又
舒張也
誰能烹魚
銑曰鸞觴

盃也刻為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
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
絃超子野歎

過縣駒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
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
翰曰絃

琴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
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起而過之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善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

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
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
孰克英賢與爾剖

符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
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

符

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聘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爲仕乎

雜詩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立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

校尉卒

翰同善注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

夜長仰觀衆星列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

鴈翔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鄼食其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

立景隨形運流響

歸空房

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

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

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

善曰禮記曰月生於西

繁

星依

五臣作衣去聲

青天列宿自成行

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佞小人

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也

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善曰古詩曰秋蟬鳴

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爲東廂也

銑曰烏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吟也東廂庭之東也

織雲時髮髻渥露霑我裳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織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瞰月

垂素光玄雲爲髮髻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銑曰織輕也髮髻似有不明兒渥濃也

良時無

停景北斗忽低昂

向曰時之不倖夜忽已久故北斗迴轉而低昂

常恐寒節至

凝氣結爲霜

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

浸潤如溼露初霑人衣也復恐
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爲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

光

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葉隨風而摧則
身之滅絕如月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

也

雜詩

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良曰度度數也

東壁正昏中固

五臣
作潤

陰寒節升

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

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向曰東壁 星名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升進也 繁霜降當夕悲風

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善曰古詩曰朱

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 銑曰朱火燈也

青無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

善曰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濟曰衾被也纊細絲

也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子應

善曰韓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

詩曰獨寐寤言 翰曰遙長也 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

膺

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向曰長思人事

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
撫膺也崇興替廢膺習也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

五臣作燭

幽房

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

近寤寐夢容光向日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襟懷擁虛

善作靈

景輕衾

覆空牀

善曰擁猶抱也翰曰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

居歡悵

五臣作惜

夜促在感 怨宵長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悵會也苦蓋切濟曰謂夫未

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拊五臣作撫枕獨嘯歎
憂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向曰

遺遙緩步
兒佇立也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銑曰蘭蕙香草綠清渠而出繁華莖

葉蔭覆
綠渚也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善曰

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暄未集魚已噏鳴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鶉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鶉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鶉鳥見之長鳴而喜向曰巢居鳥也穴處燕也

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
喻人若不曾爲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園葵詩 五言

陸士衡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
後諸王并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諧機爲

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
死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蔚盛也
萋萋茂兒

朝榮東北傾夕

穎西南晞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
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

實也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
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

零露垂鮮

澤朗月耀其輝

善曰毛詩曰零露漙漙良曰零落也
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蓋

喻君之恩及臣也

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焱

五臣作颺

飛

善曰管子曰東方曰春柔

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颺秋風也

濟曰

曾雲無溫

液嚴霜有凝威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向曰

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憂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

幸蒙高墉德玄景蔭

素蕤

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兒也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牆玄陰

之影庇蔭素蕤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也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

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

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摅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

王左司馬流人王適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摅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

思之也

良同善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

五臣作浩庭除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

以往為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銑曰翳掩也 陽景日也 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

風振纖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良曰纖細也 枯槁木也

凜凜天氣清落

落卉木踈

善曰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萋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

歌蟋蟀思賢詠白駒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

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 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

名思賢人也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飄

五臣作颺俱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為懷

人也與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

善曰顏延之贈歐陽堅

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彦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 向曰歐陽建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

妙理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銳曰精爽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也

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善曰論語崇禱讖曰子夏共操

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 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日朔微妙之

言絕于我耳

褰裳不足難清揚

五臣作陽

未可俟

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溱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也

翰曰溱水也俟待也言涉溱不

足爲難蓋友人眉目待而見之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仲延

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茲久者思人滋深乎

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感舊詩一首

五言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善曰鵬冠子曰家富踈族聚居貧兄弟離濟曰富貴者雖

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恥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

廉藺

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善曰史記曰藺相如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

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

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位門客復來漢竇太后兄丞相竇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

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

晨風集茂林棲

五臣作栖

鳥去枯枝

善曰毛詩曰鴝彼晨

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
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
也良曰晨風鷦也其集於茂林
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
今我唯困蒙郡五臣作群

士所

五臣作皆

背馳

善曰周易曰困蒙吝於蒙暗而郡賢士子皆背我而走

翰曰言我困

鄉

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

子之光儀

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爲我庇蔭假與我先儀也

對賓頌有客

舉觴詠露斯

善同向注頌美容也

向曰詩云有客宿宿此則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時

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善曰禮記曰執紼不

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

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 蓋
恐素絲遂染人心有易也 路岐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雜詩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贈荅何在陸
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 明月照高樹

善曰賈遠國語注曰
乘陵也陵亦侵也

閒房來

清氣廣庭發 暉素

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
素明月暉光燭我牀 翰曰清氣微

風也暉素
月色也

靜寂愴然歎 惆悵出

五臣作忽 游顧 善曰楚辭曰
惆悵兮而私

自憐 向曰秋物凋落閒夜無友
故愴然發歎出戶游望也顧望也

仰視垣上草 俯察階

下露

善曰垣草易雕階露易墮言可傷
也 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

心虛體自輕 飄

飄若仙步

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克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

舉曰霍爾體輕 銑曰感此時物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

瞻彼陵上栢

想與神人遇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 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

故想與神人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

善曰魏武帝秋

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 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

之理亦非敢所慕也

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善曰尚書曰歌永言向曰勤勞遙長

雜詩

五言

王正長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

郎卒 翰

同善注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蕭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向

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

予又曰行邁靡靡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

王

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

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

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

則辰星也昔往鶴鷓鳴今來蟋蟀吟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

頌蟋蟀侯秋吟翰曰昔往春時相人情懷舊鄉客鳥

思忽已秋矣鶴鷓春鳥蟋蟀秋蟲人情懷舊鄉客鳥善曰文子

思故林五臣作人情舊鄉客鳥思栖故林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

還栖故所師消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

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消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消曰諾因端

坐撫琴而寫之師消明日報曰臣得之矣向曰師消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

雜詩

五言

棗道彥

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

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翰曰晉書云據美容兒善文辭弱冠辟大將

軍府遷尚書

郎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孫氏也珍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向曰吳寇

天

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

善曰毛詩曰介人惟藩毛萇曰介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焚竇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彥

爲之從事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

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

將與興化致治也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予非荆

山璞謬登和氏場

善曰韓詩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荆山

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

羊質服虎文燕

五臣作鷲翼假鳳

翔善曰揚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翰曰人之非材如羊有虎文色也鷲

鳥假爲鳳皇之飛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

路長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

次限關梁善曰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罷五臣作疲遠

涉五臣作涉車馬困山岡善曰曹子建雜詩曰僕夫早嚴駕

夫駕車馬人也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銳同善注

霧露沾五臣作露衣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子不覺露之霑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露衣裳

風自寒涼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瞻情感切惻愴

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善曰禮記曰國君太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
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
地四方也 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
有志在 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 翰曰人生志在四方
四方也 何得恒常逍遙閨房
之樂 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
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 翰曰但爲
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

雜詩

五言

左太冲

善曰冲于時賈充徵爲記室
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冽冽

五臣作
烈烈

白露爲朝霜

善曰毛詩曰蒹葭
蒼蒼白露爲霜

柔

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

良曰柔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成勁也露於霜露葉復黃也

明月出雲崖噉噉流素光

善曰劉楨詩曰噉月垂素光銑曰崖畔也噉噉明兒

披軒臨前庭噉噉晨鴈翔

善曰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噉噉濟曰

披開軒戶也噉噉聲也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

善曰尸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

曰塊然獨處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爲局小而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

壯齒不恒居歲

暮常慨慷

善曰廣雅曰齒年也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故常爲歎

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

雜詩

五言

張季鷹

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同辟爲東曹掾觀天

下亂東歸卒於家濟曰晉書云張翰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摠

五臣作總

翠黃華如散

金

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

耽

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者也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

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

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

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李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引領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

足下流託幽深之居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

而相
尋 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
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
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

而發此歌吟
也謳歌也 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善曰毛詩曰嘏
其泣矣何嗟及

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
心 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
也但古人有甘貧賤知
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
良曰蕩
洗也 蜻 蜩 列 吟 階 下 飛

蛾拂明燭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蜩鳴雀豹古今注
曰飛蛾善拂燈火也 銑曰蜻蜩秋蟲也 燭

燈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焚獨。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曹子建雜詩曰：

南國有佳人，楚辭曰：閨佳人兮名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濟曰：佳人也。楚辭曰：楚孤也。

改木。善曰：古詩曰：同心而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合。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炮生為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向日言。

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房櫳無行跡庭。

草萋以五臣綠。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作已綠。草萋以綠。翰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

覓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漭生以蒼苔。說文曰：鬩，蓋。登。

也。魏文帝詩：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感物多所。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

懷沈憂結心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

憂毛詩曰亂我心曲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

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

西南餘同善注浮陽映翠林迴森

王臣作題扇綠竹善曰陽日也向曰浮陽日光

也颺風扇動也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霞叢菊

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霑其上如栖止也

龍蟄立直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

蟄蟲坏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

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
至也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氣凝而爲霜露

秋物凋落天地靡然而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善曰
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

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翰曰木之弱
條未堅者已爲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

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

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

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
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

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善曰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

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向曰孔子在
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前賢所以自勗勉也

前脩猶
前賢也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善曰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

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銑曰秋爲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

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花發

黃采

五臣作彩

秋草含綠滋

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

閒居玩

五臣

作萬物離羣戀

五臣作念

所思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閒居非吾志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

閒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閒居可以養志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

情相戀所

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棊

音其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

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贖書版也班婕妤好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良曰蕭育與朱博爲友王陽與貢禹爲密交述此兩事思友人不相往來

也贖書也

綦行跡也 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

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列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也向曰基本也高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本也 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此時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

善作湯

谷

善曰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日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醫醫結繁雲森森

散雨足

善曰毛詩曰曉曉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曉然翳與曉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

靈賦曰瞻玄雲之曉曉懸長雨之森森

良曰翳翳雲初出見森森雨散兒

輕風摧

五臣作推勁

草凝霜竦高

五臣作喬木

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

密葉日夜

踈叢林森如束

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踈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

疇昔歎時

遲晚節悲年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向日疇

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善曰史記

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

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濟曰

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行行入幽荒

五臣作甌

駱從祝髮

善曰史記曰東

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歐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

騶一作路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箋曰從隨也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

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而此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

安設

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

不用賢之甚也 瓠零 商 瓠的 夸與璠 魚目笑明月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

爾雅曰瓊瓊謂之甕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飲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銑曰瓊瓊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爲美時君以小人爲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

者巴人皆下節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甚少巴人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善曰禮記

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甚殊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善曰

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鄴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

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咆虎響窮山

鳴鶴聒空林

善曰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謹也濟曰咆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

多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良曰淒寒也感物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爲聲

多思情在險易常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

善曰劉向七言

曰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

恒常之心濟曰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提猶舉也飛岑高山也

也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峯

音吟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

卽變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教之庶幾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向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峯險阻免經阻貴勿遲此理

著來今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言王陽文王之

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曰善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

翩而飛是時
從軍行也

出覩軍馬陣入聞

善本
作間

鞞鼓聲

善曰禮記
曰君子聽

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陣或爲塵周
禮注曰鞞小鼓也良曰鞞大鼓也

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
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濟曰

羽檄軍書相通
者神武天子也

長鈇鳴鞘中烽火別邊亭

善曰楚辭曰
帶長鈇之陸

離王逸曰長鈇劍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劍鳴手中一
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火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翰曰長

鈇神劍名寇敵將至則必鳴於
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

捨我衡門衣

善作
依

更被

縵胡纓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劍士皆蓬頭突髻垂縵胡之纓

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疇昔懷微志帷幕竊

所經

善曰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帷帳亦心之所經習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阭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

面之牆犖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宋鞣工也吾徒之其父曰吾恃鞣而食

三葉矣今徒求鞣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官卑潦注吾官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

尹阭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犖出也鞣履也孫

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爲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勅敵必滅可

謂奇兵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

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憐顧太師曰：爲我奏

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

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

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

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

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

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爲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善曰：籌策於此，乃可制勝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

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翰曰兵權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疆也

述職投邊城羈東戎旅間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

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下車如昨日

望舒四五圓

善曰張平子四愁詩序曰衡下車治威嚴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

民竦息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向曰下車謂始至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

借問

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銑曰欲

明時候故自發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

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

然

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

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爲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濟曰結構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

荒庭寂

以五臣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

奄

興南岑

善曰

毛詩曰有滄萋萋與雨祁祁毛萋曰滄雲與兒滄與奔
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
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也
向曰滄起雲兒言有雲起於南岑也
雖無箕畢期膚寸

自成霖

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
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太山雲也何休
曰膚寸四指爲膚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
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
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霖三日雨也
澤雉登壘

五臣作醜雉寒援擁條吟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作醜醜飲翰曰雉鳴也擁條謂抱樹

也磳善從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善曰長笛賦曰人迹
罕到說文曰森林業

木也向曰荒草也木叢生投耒盧循岍垂時聞樵采
曰楚鬱盛多也蕭森條長兒

音 善曰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蔬杜預曰蔬種也 濟曰投弃也 表

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 曰善

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

也其清而深 **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 曰善曰曹植辯問可以比心也 君子隱居以

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翰曰養真謂任性縱

逸所尚於無爲也道勝謂道之勝者所貴
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山林也

游思竹素園

寄辭翰墨林

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
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蕪長揚賦
曰籍翰林以爲主人 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
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廣也翰筆
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黑蛟 躍重淵商羊僂野庭

善曰淮南子曰犧牛駢毛
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

黑蛟高誘曰黑蛟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
齊有一尺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
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
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
雨商羊鼓儻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渫脩隄防
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官民人唯齊

備不敗也 向曰蛟蛇也 生於深淵若踊出則 飛廉應 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 皆天將降雨候

南箕豐隆迎號屏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

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翰

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 雲根臨

八極雨足灑四溟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方之極

也 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 四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 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

齡 善曰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 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流水九年萬國不粒 翰同

注善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 良曰伏潛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

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害

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墊溺皆病水災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墊

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沈液陳根綠葉腐秋莖

善曰激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激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

以腐爛也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徒薪無思澤輪

曰閭里室宇皆已頽壞則窳之曲突水所奔環堵自頽

毀垣閭不隱形善曰禮記曰儒者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

也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頽毀故人家不復隱形也尺燼重尋桂紅

粒貴瑤瓊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

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良曰

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

重於一尋之桂而

米亦貴於玉也

君子守固窮在

五臣作大

約不爽貞

善曰論語

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鱗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

貞正也

銑曰君子雖處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

善曰

約儉之代不爽真正之志

說苑曰子思居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

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向曰君子固窮

雖有贈惠之榮
慙爲此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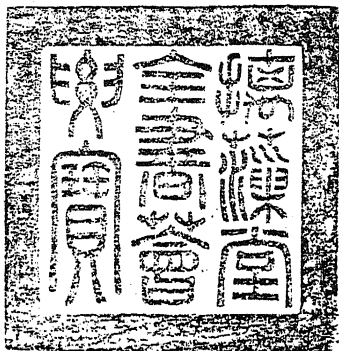
取志於烏陵子比足

五臣作之
黔婁生

善曰孟子

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匄匍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纊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纊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諡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諡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文選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